

炭忠寄為列相是厚貨佐倉炭而所得也或云時巷  
說庄內將有徙封之命炭聞之曰薦羞於佐倉炭其  
臣憚人口辭弗受於是日輸其直佐倉炭以為莊內  
炭欲特進然不可遽為特進故奏為相筑前炭繼高  
者如水長政之裔也藩屏於大國而如不得上爵繼  
高竊欲進爵乃為其子重政娶薩广炭女菊是竹翁  
主之出也將藉是得所欲因貨佐倉炭及侍中給事  
中而求之皆利重賂遂勸王進爵一級繼高立五十  
年歷事三朝詔書以是為口實忍炭正允其父祖  
世為列相而正允未得為謁者凡諸炭非歷謁者或

或大常大坂留守京兆大尹等則不得為列相以故  
數賂於列相及侍中求謁者佐倉好喫茶之儀忍炭  
有名器佐倉炭欲之忍炭甚愛其器而不得已獻之  
是年果為謁者

大正之移西城也先驅九十人墾焉及徂佐倉炭謂  
先驅本非世臣也一人歲俸二十四斛五斗月俸五  
人之餼并九十人奪之俸祿則一歲得米二千二百  
八十六斛大省費於是拔仕過三十年者九人為游  
手其餘八十一人皆奪俸為庶人典數十金使各自  
離散因所仕之年數有差矣夫虽小臣牧圉而無罪

奪俸 國初以來所未嘗有也時人謗之曰 太王  
之在世求諸侯粟而食小臣而今奪之俸其為死君  
乎奪俸者皆至東殿親王許之親王怜之丞因利相  
請之終弗許佐倉侯之為改其苛刻如此人往怨  
讎嘗有以瓜為梟首之狀夜潛置之其門傍加木大  
書曰正亮近日為政甚不仁也而欺君虐民是以梟  
首之為世戒也佐倉侯不少介于竟其日朝語之稠  
人中大笑其大度亦如此云  
王素多病不能日視朝 前朝以來不相參政面奏  
政事至此每以給事中告之因茲其出納 王命者

頗有權然有大政輒得面奏 王多嬖臣最愛郎中  
大岡忠光擢給事中無何賜勝浦邑爵利族以內侍  
兼參政寶曆七年丙子遂為侍中封巖築先是累增  
秩至此為二萬五千石權傾列相其父秩三百石一  
世而興 國初有汗馬之功者正嬖幸之臣起至貴  
童元祿後始于此初給事中高井某子與忠光有  
瓶高井卒 王又嬖郎中田沼意次益秩為給事中  
其後郎中稻葉正明亦嬖為給事中皆掌出納  
王命司農松平忠陸之子某為郎中有寵 王常使  
之束髮王或日出未起某入其帳發其被起之 王

懶作事梳髮者每憚之。杜某強之，其寓直之日不齋，被枕外給便問其故，答曰：宿直者親衛，殿下也，何以脫劔佩而熟眠乎？我固將不寐，是反似激厉世者，以公廉所稱。

大岡忠光能慎身承順人主意，深得其微措。王詰言咳咄，虫左右郎中時有不解，為凡每有朝親命之事，輒忠光代。王言嘗春日遊于園，顧左右言左右不解時，忠光既退，左右恐違其意也，走問忠光。聞之，直曰：奉衣是殿下必惡風也，從之。王果欣然，衣之，忠光其解。王意如此，自在西城及今未嘗一

日離側，所以得寵而貴顯也。故事，列相參政，限月輪次。彥政是智，直月忠光既為侍中，列相參政皆因忠光奏事故。直月既畢，則贈魚於忠光，謝之以為常。王之為太子也，奉大王命，驟游政，然病多不好游。行，大王既殂，漸怠惰之心，生不復出游。政且謁先王廟，多使列相拜謁之。王小便頻數，嘗謁東殿山園寢事畢，出其外門，俄欲旋還，駕於親王房，在車駕既出山門而還。前朝所未有也。於是謁大廟之日，於馳道，榷造，廁於三所內，大匠主之，謁東殿山之日，一於神門內，一於斜橋門內，一於山門，謁三緣山。

之日一於外櫻田門內一於虎門內一於山門又嘗  
正月三日夜宴 王與宮室三公獻酬禮未畢 王  
遽立如廁時猿樂工觀世賦高砂四海昇平之章故  
事此夜 王與宮室獻酬樂工賦此章不及他章故  
及 王復坐再賦之是非內宴也列相參政諸侯大  
夫悉列席執法在前御史在後嚴禮之中有此事於  
是人皆知 王之多病也

寶曆四年甲戌頒行新曆名之曰寶曆甲戌曆自貞  
享乙丑至此行保井算哲所造貞享曆至往年癸酉  
六十九年矣推步漸有差至此更命改治新曆

是年經營東叡山混本中堂及二王門使米沢茂重  
定助工役二王門昔年回祿今新作之其費不貲米  
沢君臣愛之其大夫人尾公宗春之女也是以私祈  
之尾公乃使腹心之臣說佐倉茂曰謹聽命矣  
乃分命小倉茂忠總助二王門工役米沢茂之所助  
獨中堂已世人是以知 王之委任佐倉茂也

八年戊寅西京公卿德大寺櫻井至生以下十七人  
坐專脩武藝並中 譴或流或禁錮終身初丹州處士  
有竹內式部者少好學厭畎畝之苦有四方之志室  
曆改元至西京教授受業者衆矣終接于紳儒之間

亟講書微風喻之公卿聞之者生非望之志或學射  
或騎馬口講武事既而事發覺皆為貶黜為執或部  
送之東都下廷尉收之其罪不至死逐之

王虫多嬖寵而起家列侯者独嚴榮侯忠光一人耳  
其國除三人列侯植林某郡上侯賴錦奏政本多忠  
史也寶曆四年番郎植村子吉為朝比奈萬之介所  
殺親族匿之告子吉傷疾厚因請後凡疾病而無子  
請子為後者法使監察御史縣臨其家察病者存亡  
必視病者躬自印其表而後許之時監察御史依田  
政次王政次為江戶尹時為膳夫累遷為監御史至今  
浚王時為都御史又遷為蒼伯

臨子吉宅視他人易子吉卧簀徑走還告都御史於

是命大理鞠問其親族皆坐誣縣官子吉宗族植村

某邑除植村氏族一萬二千給事中三浦某没入其

田宅其餘連坐者衆矣郡上侯賴錦用姦吏賦稅無

藝民不堪命因黨比周末東都侯利相在內侯出要

輜而訴之侯未之質郡上侯怒捕訴者罪之又其別

邑越前大野郡有白山祠其主祠數十人狎為其長

主祠上村豐前与杉木左近爭長訴之曲在豐前吏

受賕不質之左近怨望至東都訴大常本司忠史忠

史曰是利國之狹不可起訴官府也乃屬諸郡上侯

炭怒下獄私貨大常忠夾請將之大常許諾又內賂  
告利相田中炭正珍、亦諾寶曆四年收入左近  
以下其黨八十九人之田宅而逐之越地每至冬大  
雪寒不可耐時十一月左近以下並其家人都五百  
餘人不與策笠而逐之時雪罪、下老幼婦女潛不  
知其故号泣之声聒数里皆不堪饑寒東西離散有  
乞食道路者有数世素封之富而未嘗知艱苦者一  
朝而為乞人視之者穢典不識皆為出涕左近寃結  
六年八月復至東都遮列相佐倉炭轆許之七年七  
月又要館林炭於路許之於是命大理治之八年十

一月赦成郡上炭坐不能治其國且專刑凶於盛岡  
炭國、除炭政本多忠夾坐為大常時私聽其請奪  
邑凶於津山侯國司農大橋親義与知之故奪其官  
没入其田凶於中村炭國都御史曲淵昭親稅使青  
木某連坐皆罷利相田中炭正珍知之然歸罪於其  
謁者石井丹鮮逐之而其罷相杜門而已郡上民以  
信為黨許其君之罪棄市者数人白山主祠上村豈  
前當死其他放流数人郡上姦臣大辟二人流二人  
逐者数人左近其黨無咎悉歸鄉為主祠如初  
太王既捐館舍紀綱稍、殘地風俗漸向奢且權貴

之贈遺羊，增長中秋賞月之宴，最甚巖築炭之邸。此夜尊酒嘉餼，餅餌如立陵，至蒼頭婢妾無不醉飽。九年己卯，刑相議一切辭諸炭之贈，弗受。獨其國邑土物及為慶所遺者，受之如此。一年餘，又稍受賄賂，無何，復故。且禁羨服，刑相自禁從者，衣緇紗而並衣繒絹。

十年庚辰三月，橫濱賀炭忠尚，覓炭為人小心慎密。德王之時，為參政。其季年為相，出入禁內，二十有七年，未嘗有過。在相位，忘其勢盛，固炭嘗使行人負方物故事，刑相見其使者親受其貢，時刑相有政使謁

者見之，行人曰：不見相公，弗獻之。監叱之，行人固執不可終不貢，而退。監告其不敬，而請罪之。刑相將聽之，獨橫濱炭曰：夫行人為君不畏死爭之，夫氣國鈞者，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而罪忠於君者，何以勸人臣見危授命乎？自今以往，天下皆陷詭說，而將不忠如之，何罪之喪，祿即定其正議，皆此類也。

四月巖築炭忠光卒，起家到侯常侍。王則慎身媚其意，終身不驕人。至尊位，益尊節操，愈謹嘗謂其世子忠喜曰：寡人輩於中，即至封侯，忘故而驕人，不義也。汝為嗣侯，無效寡人而可也。然性貪財，無厭其為。

侍中權傾朝野諸侯之問遺悉及其臣忠光起于卑  
賤無世臣又為列侯遷徵窮巷之處士聚四方止命  
之徒充諸臣故其臣皆筆門圭竇筆瓢屢空無幾皆  
富于他家承嗣大夫是時利相命其臣無受諸侯  
貨而忠光獨弗禁世人非其貪濁

今年 王年五十病亦日漸五月丙辰傳位於太子  
徙居二城尊之曰太王利相高崎侯輝高為其相明  
年六月己卯 太王徂七月丙午葬增上寺

野史氏曰 博王多病少視朝以故常侍納言得威  
權然終 王之世左右宦官不得出一言毒於宰相

皇宗室大國而莫之敬問然矣是蓋因 神祖綱紀  
弗類弛 德王之遺沢猶存也而利相頗得其人佐  
倉茨之俊才館林茨之方正橫須貫茨之慎密與共  
輔翼 王室守成天下休息乎無為矣



統三王外記卷之二終

續三王外記卷之三

浚王記

東武野史若無子著

浚王者 博王之長子也名家治母梅樵氏元文二年五月庚戌生西城幼名竹子代博王即位立為太子幼而穎悟能誦詩書學書劍皆能之其嬉戲常弄風箏風疾絕其索則有愛之色人或祇之曰太子生節儉之世習與性成昔者 章王之幼也好風箏既兼風則故斷其索以為樂可謂有臨四海之量矣而今太子幼而愛惜區區之玩物豈人主之度乎他日太子謂左右曰疾風則勿弄風箏也余非愛之也若

墜之街中則市人必舍其業奉之赴尹府夫以余嬉  
戲使人舍業曠日無乃不可乎聞者祇其風意嚮欲  
者聞之心中竊愧寶曆四年甲戌十二月悖王為太  
子娶閑院親王之女五十公主六年丙子七月丁亥  
公主女生名子代十一月丙子將使謁山王祠未明  
馬門外林祭酒宅火災西北風急延燒數里及築洲  
而熄是以不果行時人曰翁主必不壽矣將拜祠火  
祭不果是天預示弗祥也及明年夏果火

寶曆十年庚辰夏五月 王即位立五十公主為后  
王謂列相曰余始臨位卿等皆 前朝之輔佐朝以

納海以輔余、德有闕必補之正之莫少假也議者  
聞之以為太平可立致

九月 天皇使柳原廣橋西臣相未賜 王命

十七年辛巳二月列相佐倉候正亮薨正亮實不死  
於是有隱慝若癸薨則罪不可測故以薨告以免于  
災後有見其微服過市中者云世子正順立尚弱老  
臣用事正亮為相首擅權數年世惡之凡諸侯皆置  
行人以使奉行 王政共其負職列相不置之佐倉  
候新立更置行人宴其同盟之行人於其邸諸行人  
偃蹇不遜傍若無人侯使人遺者核於宴席客或侮